

哥哥



哥 哥

目 錄

- | | | |
|-----|----------|-------|
| 第一章 | 小妹 | 一六 |
| 第二章 | 吾家小天使 | 七至三一 |
| 第三章 | 柏爾先生之家 | 至三七 |
| 第四章 | 樂園之末日 | 一至四七 |
| 第五章 | 入校第一日 | 五七至五七 |
| 第六章 | 結婚禮服 | 五七至六三 |
| 第七章 | 珊瑚出閣 | 六三至七五 |
| 第八章 | 歇羅潑夏與十字軍 | 七五至八〇 |
| 第九章 | 怪客 | 八一至九七 |

第十章	哥哥之深入情網.....	九七至一〇七
第十一章	慶祝耶穌聖誕.....	一〇七至一一五
第十二章	上帝之樂園.....	一一五至一二四
第十三章	以司脫白羅之徽章.....	一二四至一二八
第十四章	哥哥公主與麵包.....	一二八至一三四
第十五章	家鴿.....	一三四至一四三
第十六章	信心.....	一四三至一五九
第十七章	柏爾之祕密.....	一五九至一六四

哥哥

第一章 小妹

哥哥在門外。以至柔媚之聲問曰。吾小妹在此乎。時余正爲藍鵲海瑞佳製襪。急棄之地上。起而疾趨。應聲曰。妹在此。蓋誠恐梅姊或亦將自以爲小妹而先就之也。哥哥其有事需余乎。余無不樂從。哥哥曰。請問阿母可否許妹與吾略談片刻。余曰。我若能於晚餐鐘鳴時返室。則餘事阿母不問也。曰。甚善。遂導余繞室外行。坐於屋前階上。而將余抱置其膝。

余呼曰。所談豈秘密事乎。與聞哥哥之秘密。乃生平最快樂之事。彼儀容壯美。無論家庭之間。卽親友中。亦無有能勝之者。守其秘密。爲其奔走。毅然愛之而無疑。是爲余生平樂事。余有時違背父母。惟對於彼。則傾心順從。猶如彼之右手。

哥哥肅然曰。誠爲最大之秘密。余以耳就其唇。懇曰。速告我。答曰。毋躁。請毋躁。吾尙懷疑不決。不知應否遣汝。汝或不識其路。汝或恐懼。則奈何。最要者。切不可語人。不可語無論何人。汝知之乎。余詢以何事。對曰。茲事殊重要。汝知今日下午。我本擬費數小時以自遣。故約仙公主於吾家深林會

晤。詎知頃吾父偕吾往小舍取刈禾機。偶一不慎。機被損壞。父親命我助之修理。則下午之約。又不能踐矣。噫。神仙乎。我等僅英國平民。而哥哥乃竟能與神仙之公主約會乎。於是大受刺激。狂呼曰。速告我以秘密。曰。事實蓋如此。我費極長之時。懇求公主。臨吾家深林。我已爲伊設一寶座。足下舒以幻術之甕。又築一銀牆以護之。今公主來。而我不護趨迎。伊意將若何。伊曾允許。將示我如何使黑暗之時現出日光。余曰。何弗稟告父親。彼將使利亞助之。曰。此爲公主之秘密。亦爲我之秘密。我若洩之。伊將不悅。不欲我爲其侍者。而任其使命矣。余曰。然則哥哥終不敢洩漏乎。哥哥以溫和之聲謂余曰。小妹。汝亦願爲我一行人乎。致函與伊。並爲申明我不能前往之意。

余毅然答曰。妹固願也。既而中心輾轉。蓋余未嘗一人獨往吾家深林。父母咸不許余往。因其地時有一般無業游民設帳而居焉。再者。潘田羅尼從軍而歸。神經替亂。冬夏穿一舊軍衣。橫臥於地。若見物。輒攫而食之。一次。哥哥因阿母不適。偕利亞往深林覓栗鼠。爲母煮湯。見斯人正以蛇爲食。余如見其食蛇。當若何驚懼。或將木立任彼取食。彼雖瘋狂。亦當知余肥白可愛也。於是恍然若。潘田羅尼婆婆之灰髮。藍縷之舊衣。又見彼手揮一蛇。種種怪象。湧現於眼簾。時哥哥潛置其函。吾圍裙袋內。余雙膝戰慄。不能轉動。額聲曰。我必撥開樹葉尋伊乎。抑伊來就我。

哥哥曰。此爲最秘密之事。公主既來。吾林將爲法術所迷。無論何時。將發生奇事。惟一事汝須切記。公主來時。其形將逐漸變大。直至與珊瑚麗相仿。榮光佈滿各地。使汝目眩。不能見伊之面。余是時頗爲好奇。心所勝。幾將恐懼忘懷。詢曰。哥哥乎。伊究似何狀。曰。伊較珊瑚麗略長。面如滿月。雙頰光潤。眼波澄清。猶如月光耀於黑暗之地。柔美之髮。覆於雙肩。惟汝不必見伊。汝能及早前往。則公主抵森林之前。汝可歸矣。

余曰。哥哥乎。汝欲我何爲。曰。汝必以一手緊握袋內之信。出此小巷。而往深林。經此門。自車道後面直走。至於河邊。既抵此。汝須向右轉。對黑茲而行。及至萬壽果叢。繞此而行。前面汝將見一最大之欖樹。欖樹汝知之乎。余憤然曰。豈有不知之理。我父親曾教我欖樹及他種植物之形態等。

哥哥曰。如是甚佳。汝將見一紫色欖樹。其下卽係吾爲公主所設之寶座。幻術之地氈。及銀牆等。樹根之間。有一石匿於青苔之下。推開此石。卽有一塊樹皮。舉此樹皮。可見一小匣。汝將信安置其間。隨卽飛奔而回。時父親與我當猶在穀場也。

余曰。卽此已乎。曰。未也。仙后或將使公主紡絲。以備冬季毛蟲組織小室之用。苟如此。伊必不能親來。而亦將留信於其地。藉以告我。如有信。汝取而藏於裙袋。在路步步謹慎。緊握勿釋。則汝可平

安抵家。惟必不可使一人見之。當俟我不備。以信潛放入吾袋。如有人見之。法術將破。而仙人不再來矣。余允許勿使人見。於是哥哥將余緊抱而接吻。曰。我固知汝可靠。今去矣。如遇意外。以汝年齡。毋庸羞懼。可登牆高呼。吾將聞聲而飛奔就汝。今吾必須急去。父親將謂吾費半日之光陰。以覓其所需之繫桿矣。

言下卽攜余手自正中之步道走下。及出門就大道。乃與余分手。余一手堅握袋內之信。大道遶闊。且哥哥猶在望。余初無所懼。余此時默想余家深林將爲法術所迷。有一小仙人將變大如珊瑚。因有此一端。故使余舉步矯捷。

平時每隔數日。余輒來此巷後遊戲。或隨父親往其對面散步。觀賞一切花卉草木。或偕哥哥與利亞乘車赴森林中採薪。以供燃料。惟今乃步行。且獨自步行。余父所有佳美之田莊。余並非未曾獨自走過。惟草地田莊牧場果園。與此森林不同。余在彼遊戲。曾無所懼。森林中時有游民出沒。余母恨彼等。甚於恨無論何人。因某日吾母爲父手製之襯衣。正曝於草地。被游民竊去。游民今日若將從深林中竊余而去。則吾母更將痛恨切齒矣。

余初生時。母親雖甚厭惡。今則已改變態度。而亦愛余。且當初伊之厭惡余。亦屬情有可原。因伊

業已哺乳鞠養十一兒。均甚壯實。未嘗因病夭折。於是可知伊殊不欲上帝更給以小孩。使其家人變爲雙數。故余對於母親。從未覺十分不快。惟家中有數人之態度。終不能得余有恕。一家之中。有兒童至十一人之多。自不免自相爭鬧。惟哥哥獨愛我。故余亦摯愛哥哥。願爲無論何事。即今日此行。余能不甚恐懼者。亦因爲哥哥所使耳。

於是余緊握其函。默然經過前門。雙目向前直視。舉步甚速。蓋余若左右顧盼。必可將新奇之物。使余止步戲嬉。再者。余如不回頭牆角之陰。或不致見使余驚怖之物。幸一路並無所見。余心志略定。行至一已涸之小河。過河。向離深林不遠之糖坊而行。河內莠草叢生。余經過時。如有物在內蠕動。糖坊之旁有積薪。余不假思索。已一躍登其頂。一手仍緊握其函。中心志忑。至見衣裙之顫動。喉舌乾澀。不能作聲。繼思吾父素信上帝。今余年幼。更需上帝之助。上帝或將照顧余。送信與仙公主。非爲不正當之事。若跪此祈禱上帝。勿使災害降臨。或將有益於我。惟余愈思而愈不敢爲此。因余究未知此事之正當與否。如不正當。安能邀上帝之佑。不如脫離上帝。自行冒險。較爲妥當。時余忽念及十字軍士。及吾父錢箱內所藏之金質小章飾。上有貝殼四枚。此章飾乃十字軍所佩。每一貝殼。表明曾到過聖地一次。故我父云。此貝殼表示吾族家人曾到過聖地四次。雖茲事距今甚久。而

吾家人尙含有十字軍士之血脈。故能勇力過人。無論何時。心有所畏懼。念及前輩。輒使余等精神振作。不敢爲一懦弱之事。亦不願見他人爲之也。屬於十字軍士之血統者。無不勇敢如獅。似此思維。於我甚爲有益。遂持函回首。向吾家作末次一望。然後奮勇向通深林之總門而行。

吾地對面。係約各黑特之田莊。余恆愛賽拉黑特。因余生時。伊來爲余著衣。雖吾姊珊麗亦足爲此。但伊正在樓上痛哭。不欲下來。余亦愛哥哥。因當時祇有彼來與母接吻。狀甚快樂。且願爲母助。自余稍有知識。父母喜蓮與賽拉等卽告余。如何生時爲人所惡。如何發生種種困難。如何祇有哥哥一人起初卽愛余。因此。余今雖戰慄於積薪之上。而仍願爲哥哥奮勇向前也。哥哥曾屢次告余。是日爲星期日。彼往視大姊以利沙伯。星期一上午。將近八時。乘騎歸來。將入門。乃見家中一切均反常態。炊煙未起。簾幕低垂。家用之物。如臺布枕套等。均不之見。心知必已發生非常之事。不覺心膽俱裂。乃急繫繯於柱。跳過短牆。直抵後門。自磨娘去後。吾父勉強雇一小女使。今此小女使。乃在哭泣。喜蓮與梅亦然。雖梅以後託言。伊之啼哭。乃因踵上有癩。無人爲伊敷藥換布之故。時哥哥倚於門外。幾次試欲發問。輒不敢啓口。旣而僅問曰。何事。梅本不欲多言。惟其餘之人。正忙於哭泣。故伊先言曰。吾等又添一小妹矣。哥哥呼曰。快樂之日也。而汝等乃幾使我疑有喪事。吾母何在。吾小

妹何在。

彼急跑至母房。與之接吻。且訴說因母安健。如何快慰。已而乃問及余。彼謂。當時祇有余一人不垂淚。蓋余至六閱月後。始知垂淚痕。卽此亦爲喜蓮所教。因母使伊搖余所坐之搖椅時。伊必抓余。余痛而號哭。吾母始來抱余。哥哥曾云。彼確信余自己決不能學得此種惡習。哥哥對於余之熱誠。或因衆人反對余。或因見母安全。使彼快樂而至此。其理余不求甚解。總之。自余初生之時。彼卽呼余小妹。罕用他名。盡力照顧。使吾母得安養。清晨偕往田間。午餐時。抱余乘馬背同歸。耕作時。則將余坐於馬背。刈禾時。則抱余置其膝上。鋤稻時。則使余臥於籬側。下面鋪以己之外衣。冬季彼入學校。則余甚寂寞。放假歸來時。則欣喜萬狀。非可言喻。愛之過甚。或非所宜。因余知吾母今亦愛余矣。余所知之秘密。非僅屬於哥哥一人。吾父亦有一秘密。惟余不敢告人耳。余追隨哥哥之後。如彼忠信之犬。或者騎於彼之肩。上。手弄其髮。自鳴得意。彼負余時。總不疾趨。時現和悅之色。余問其一草一木。或貝殼蟲鳥之類。彼恆耐心爲余講解一切。爲此種種。縱使余立於積薪之上。身心戰慄。持函回想前事。無不奮力進前矣。况此乃有關於仙人之事。余從前亦曾屢次有機會見仙人。輒失之交臂。今哥哥親書函件。命余送去。吾家森林。將爲法術所迷。有一玄妙之地。能公主將變大其形。使高

大如喜。遂然後與我談話。哥哥遺余時。命余速行。故余狂奔。及至。突然遇此。乃聳身立於積薪之上。猶如魯濱孫之立於荒島。然余終不能永立於此。於是余持函將身滑下。直向前面總門而奔。過此即就大道。緊握其函。經過森林。向小溪疾行。頃刻而抵河畔。向右緩行。遙望萬壽果樹。雖此路時。余意須爬過巨木。自覓路途。乃見一小徑。雖不甚明瞭。尚可追蹤而行。此徑直通叢林。抵其端。即覓大樺樹。本可一氣達到。惟其地似有一小綠圍牆。余繞行。遂見一進路。既入。曷勝駭異。立而凝視。不禁有幾分發怒矣。原來哥哥未嘗有所創作。完全模倣我所設於吾家果園內最大美人蕉下之遊戲場。惟彼之一隅為一大樺樹。而我則為一蘋果樹。所謂魔術地氈。係一種青苔。其特異之點。即採置於卑溼之地。幽暗之區。立刻可以生根滋長。宛似久生此者。彼折較大之柳條。作為牆壁。青綠可愛。想亦已生根矣。我之樹下有一低樺。彼則用一巨木。上面砍平。覆以青苔。每一隅種有鳳尾草。高與我齊。門口兩旁。種有一叢紅色花。正在盛開。牆之四周。尚有數簇繁茂之名花。余見其地景物佳美。頓覺心曠神怡。

余低聲曰。未審公主亦愛此乎。否則祇可於天上覓之矣。人間無有更美於此地也。言時。余心頓壯。於是趨近樺樹。跪而置函於匣內。復將樹皮與石放好。哥哥之信在余手時。無物能害余。則信雖

余手。議符其亦隨之而去乎。事余足甚健。是以救余。遽起身向萬壽果叢林而奔。搗林中。乃聽停。審察通小溪之路是否清楚。正疑視間。忽聞有聲。初甚驚愕。繼而辨明係低靈囈唱。於是大悅。將恐怖之事盡行忘懷。蓋公主來矣。

余有生以來。從未有如此驚異迷亂者。公主較珊瑚麗略大。錦繡之衣。正如余意想中之仙人服式。雙瞳點漆。妙麗無比。誠如哥哥所言。秀髮自中間分開。覆於雙肩。光彩煥發。倘立於日中。將如鶴翅之燦爛矣。余擬立凝視此絕色女郎。覺其與哥哥所書者完全合符。當爲公主無疑。但余確知伊初非仙后之女。亦並非公主。伊僅爲一新遷來與吾家爲鄰之英吉利平民耳。伊曾至吾家禮堂聚會。故我能識彼無錯。吾父母咸不欲伊來吾家。伊及伊之家人。皆爲吾等所惡。因彼等之信仰。不與我等同。母謂彼等不知來自何處。購得此華美之大田莊。深居簡出。不肯見人。未知此事之前。吾母盛妝偕哥哥乘車過訪。欲與爲友。適遇此女郎啓門而言曰。吾母適有小恙。未能見客。可謂巧於辭令矣。但吾母殊不喜人之用此託辭。因曰。是兒甚無禮。既而其父出見。謂甚抱歉。惟其妻殊不欲見客。延母入內小坐。母不欲多留。卽告辭而出。後母告余等。謂遙見其人室內佈置精美。爲伊生平所未見。其人舉動合禮。惟貌甚冷淡嚴肅。彼等之語音。古怪可笑。往往使人不能了解。其家有二男僕

並一女僕。彼等不務耕種。專事畜牧。凡禽獸之可畜者。無不俱備。意主人必富有金錢。否則不能如此生活。彼嘗因事來吾家二次。一次爲路政問題。一次則爲稅務問題。初吾父甚悅。因見柏爾先生學識淵博。以爲必多藏書。與之爲鄰。誠屬幸事。詎意柏爾先生談正事畢。卽與吾父辯論。舉凡吾父母所信者。一概抹煞。彼操極清楚之英語言曰。上帝爲神秘無稽之物。吾父卽曰。在吾家中。無人可出此言。彼急辭去。不復再來。吾父亦永不欲再見其人。鄰人時見其婦於室外或園內散步。舉動一如常人。不類有疾者。吾母之壯健。或反不如彼。而吾母乃終日碌碌。爲人服務。幾曾如彼之杜門謝客。心目中絕無他人者。

其女素負豔名。人莫不稱之。伊之服御。尤使婦女輩見之發狂。鄰人中有自遠東來者。華裝豔服。裝束入時。然與柏爾家人較。愧勿如矣。柏爾潘美蓮不隨時俗。自行配製一切。他婦之袖長而窄。垂及手腕。潘美蓮之袖。則短僅及肘。絲綢爲裏。鑲以精美之皺邊。他婦用高領。伊則不用。僅以一極狹之花邊圍頸。他婦之裙。腰圍甚寬。四面尺寸相同。須耗費六碼之多。伊之裙則前後略窄。使其腰愈形纖細。而所費之料。僅及半數。

哥哥善騎。或可與伊相頡頏。除哥哥之外。則無人能駕馭走獸如伊之敏捷也。伊曾否從事技擊。

則無人知之。伊或終日坐於最華美之客堂。或於樹下刺繡看書。所讀大抵篇幅甚長而難讀者。伊喜騎馬至鄉村。天晴風雨。無或間斷。人咸意謂伊必似其父之不信有上帝。故有時伊至禮拜堂或公共集會。人皆不欲與之親善。伊則默然危坐。及至有人與語。則狀甚冷淡。吾母云。此女緩步前行時。男子見之。莫不脫帽讓步。癡立如木偶然。母所知者。止此而已。青年對於此事。尤其熱誠。時擬從捷徑就伊。冀乘馬時爲伊扶持。或執鞭相隨。然每抵其處。女輒不在。殊難一見也。今伊乃在此。余雖僅見過伊數次。然確知伊爲柏爾女郎無疑。最使余不解者。此女一切。適與哥哥所述仙后之女絲毫無異。伊初來時。態度高傲。對人冷淡。故好譏言之者。漢那謂伊舉動有如公主。於是人皆呼伊爲公主。卽吾父亦然。初固因伊舉動如公主。其後則不免含有輕薄之意。用以取笑而已。雖察知其真名。亦隨相習。而以公主稱之矣。

余平生所遇之難事。無過於此者。伊誠極似哥哥所言之公主。然伊乃柏爾潘美蓮。平時人雖呼之爲公主。決不能因此真變爲公主。伊亦不能爲仙后之女。故此信或非寄伊者。伊何事至吾家深林。伊家不亦有不少林地乎。時女直入柳室之門。如平日常來者。伊苟見密穴而取哥哥之函。則奈何。於是余急行走回。伊已跪於苦甞。取函於手矣。幽嫻如女。何竟爲此。無乃忘形乎。當使之略受驚

嚇。既知伊非公主。余亦無所恐懼。時余在柳牆竊窺。距伊甚近。因曰。請將信置於原處。此非與汝者。女正跪於青苔。持函於手。回首向余時。狀至驚惶。及見是余。乃含笑以至妙之音答曰。汝確知非與我者乎。余曰。我寧不知。信乃我親手置此者。女曰。敢問爲何人而置此。余曰。不能告汝。此爲秘密之事。女雙目燦然。紅暈滿面。唇邊略現笑容。呼曰。有趣極矣。不知爾是否卽爲小妹。曰。我爲哥哥與家人之小妹。爾乃一不相識之人。女忽容光慘淡。幾欲垂淚。勉強忍住。曰。吾誠爲一不相識之人。爾亦知人地生疏。乃世上最困苦之事乎。余曰。然則爾何勿啓門延客。與人往還。且阻止爾父談及一切可怖之事乎。曰。門初不屬之我。曰。爾能否干涉爾父之言論。余立而偷視公主之神色。初甚膽怯。不知所云。既而思得一言曰。吾甚爲憂愁。

余不能請伊至吾家。因余知伊必不能爲我家人所歡迎。然豈無他法可解伊之不快。思及此。遂越柳樹而抵門次。公主起而坐於哥哥所設之座位。余不忍告伊不當坐此。因余懷疑。眞公主若來。能否及伊一半之美。伊雖非公主。而舉動頗似帝后之女。使余迷亂。幾忘其爲柏爾潘美蓮矣。余見伊玉容慘淡。不禁爲之悽然。幾欲垂淚。而余本非善哭之人也。余自思余雖不能強家中人善視此女。而余個人則願與伊爲友也。因曰。君如見愛。請卽呼我爲小妹。我決不以爲忤也。公主呼曰。可愛

哉。我之小妹。首時。目光顧現活潑。風采照人。將余緊緊擁抱。余以手撫其髮曰。我愛汝。伊無一處使余勿悅。種種適合余所理想之美人。吾父與哥哥之髮。亦有波紋。惟伊髮則愈形捲縮。余擬拔其一髮。伊問曰。汝欲何爲。余曰。我哥哥會告我。彼識一美人。其一髮之微。足以繫人之生死。我欲驗汝之髮是否亦具此能力。公主曰。此說甚怪誕。吾意彼必描寫詩文。或敘述神仙故事。余曰。哥哥所言。雖有關於神仙。但確係實事。吾父母皆不信神仙。惟哥哥與我確信實有其事。爾亦信神仙乎。曰。安得不信。余曰。然則爾亦知此林可爲仙法所遷乎。公主曰。我已日觀之矣。余曰。此或可變爲魔術之地氈。曰。此確爲一魔術之地氈。余曰。然則爾或爲仙后之女。爾雙目或爲黑暗中之月光。惟爾髮如稍強。而汝能示我以發生日光之道。則決爲仙后之女無疑矣。公主曰。或者汝所言者。我俱能辦到。惟我未嘗試過耳。余却立向伊審視。愈覺懷疑。果然乎。此或爲仙后之女乎。嗟乎。此事殊難索解。因曰。請明白告我。爾是否皇后之女。否則我不能任汝取去此信。哥哥初次託我寄函。我不當令誤入他人之手。公主曰。然則何勿放置原處。余曰。爾已覓得其處。且已取過一次。我去後。爾將再取。公主柔聲曰。小妹。請細察吾目。是否類擅取他人之物者。余急曰。否。曰。爾知我何故來此。余曰。或以吾林較美。曰。然則我何以知信在該處。余搖首不答。公主曰。若我另示爾幾封與此相類之信。則汝將信

我乎。余曰。蓋是時彼卽不以他信示我。我亦已信彼之爲人也。公主探手淡綠色裙襷之間。自隱袋內取出信件。與余所執者絲毫無異。女啓一函。手指上端。而余讀曰。致公主。復指書尾。則僅簽哥之名。中間純係哥哥親筆。余遂遲遲將函授伊。

公主問曰。汝不欲以此與我乎。余曰。旣確爲哥哥與汝。我甚望汝能取去。惟吾父母知之。必將不以爲然也。女徐徐問曰。何故而使汝作此想。余曰。爾亦知他人之議論爾乎。曰。略知一二。余曰。甚善。公主曰。爾亦信彼等之言乎。余答曰。彼等謂爾傲慢。不肯與他人親近。吾實不信有此。惟爾父在吾家創無上帝說。吾母盛裝乘車至爾家。欲與爾母爲友。爾乃不使吾母入。是則事實昭昭。使我不能不信者也。公主曰。是誠使爾不能不信。余曰。然則爾欲使哥哥入於光明之路者。今且導之入於困苦矣。公主曰。我亦知之。余呼曰。公主乎。爾必不肯爲此。公主復微露歎容曰。爾豈不知偉大如哥哥。其力足以自衛乎。伊遙指森林西南曰。在彼處有一人。爾識之乎。彼鄰人呼之爲何。余卽答曰。強項約翰。曰。與彼比戶而居者爲何人。余曰。守財奴威廉氏。伊手又另指一方向曰。是家之女。鄰人呼彼何名。余曰。傻子司密孫也。曰。居彼間之一男子又若何。余曰。彼嘗毆辱其妻子。曰。此室對面之屋中人若何。余曰。彼終日無所事事。惟有與人交頭接耳。挑撥是非。公主曰。誠如爾言。而汝家人乃